

人稱「鍾叔」的前布政司（即今天的政務司司長）鍾逸傑爵士在英國 Sussex 一個小鎮長大，他笑言自己是「鄉下仔」。他記得年少時父母在教會和農村熱衷參與社區工作，舉辦音樂活動、提供借書等服務，父母身教的潛移默化下，「鍾叔」在大學及畢業後，以至到馬來西亞工作，其後加入香港政府，由地區政務官至新界政務司、布政司，1986年港督尤德爵士突然逝世，擔任署理港督，官職內外都離不開社區工作（community work）。

# 鍾逸傑

## 見證香港發展 心繫社區未言休

「鍾叔」1987年退休，多姿多彩的公僕生涯雖劃上句號，社區工作依舊精彩。他今年88歲，自言「不得不認老，但仍找尋機會參與社區工作」，訪問當日是一個周六下午，他早上以學長（mentor）身分與四位中大學生談了兩個小時，分析英國大選結果，他說自己「always on the go」，永不停下，不但仍積極參與 Operation Smile「微笑行動」，幫助天生兔唇兒童；為「無止橋」到偏遠村落建橋，他更透露有一新項目在手，將為Band 3學生開辦英文會話班，令他們更容易找工作，「my life is full – and busy」。



訪問鍾逸傑的地點是沙田馬場內的一個廂房，房門外可看到整個馬場、彭福公園、城門河、沙田第一城、馬鞍山，30多年前香港第二個馬場的誕生、新市鎮的成立，他仍記憶猶新，一切就像昨天發生。沙田馬場佔地250英畝，於1973年12月開始動工，至1978年10月落成啟用。馬場不單為喜歡賽馬運動的人士帶來世界頂級賽馬娛樂享受，也促進了沙田新市鎮的發展。

### 促建沙田馬場 奠新市鎮地標

「鍾叔」憶述當年跑馬地馬場已不敷應用，他相信馬會當時的董事已多番商討興建第二個馬場，最後拍板選址在沙田後，又再考慮如何利用馬場的大片空間，當時有人建議興建足球場，另外有提議建公園，贊成者包括當時的沙田政務專員麥法誠（Ian MacPherson），「鍾叔」認為公園可為更多人提供一個休閒好去處，他個人也贊成，就是成為現在的彭福公園，為此，他仍然自豪：「這是個正確決定，今天很多人一家大小在公園遊玩，有人拍結婚相，各適其適」。事實上，彭福公園自1979年啟用以來，一直是沙田的市肺，每月平均有15,000名市民到訪，亦是著名的遛狗天堂，不少市民帶同狗隻在偌大的草地上，享受陽光和新鮮空氣。

香港六、七十年代面對大量大陸移民，需要更多土地建房屋、工廠，政府在觀塘建立第一個新市鎮，陸續發展荃灣、葵涌。港督麥理浩銳意推行「十年建屋計劃」，覺得沙田很適合居住，大規模的移山填海工程為沙田帶來新面貌，馬場和彭福公園的落成成為沙田地標，為沙田新市鎮奠下重要里程碑。



2003年，鍾逸傑（左）出席沙田馬場銀禧慶祝活動，與時任馬會主席夏佳里（中）一同為醒獅點睛。

沙田馬場成立至今超過30年，不單帶來了世界級賽馬娛樂，也促進了沙田新市鎮的發展。



「我對沙田發展感到自豪。我當時在大埔元州仔居住，每天坐車上班都經過這片沿海的土地，看見泥土從海床挖出，進行填海工程，興建馬場。每天見證新市鎮的發展，建設一項接著一項。」鍾逸傑說。

### 移山填海 造就沙田

沙田馬場的興建與新市鎮建設同步開展，為馬會以及整體香港發展揭開新一頁，沙田首個公屋規劃是1973年興建的瀝源邨，沙田馬場亦於1973年動工，是當年最龐大的填海工程，共移平四座山頭、填出250英畝土地。沙田最早落成的居屋屋苑穗禾苑，就是建於平整的山頭土地上；至於毗鄰沙田馬場、前身為銀禧體育中心的香港體育學院，亦是用了部分填海土地來興建，並獲馬會撥款逾三億港元支持成立。

為配合沙田馬場及新市鎮帶動的人流，加建的第二條獅子山隧道，以及鐵路線新增的馬場站，亦同於1978年落成。其他建設項目還包括香港第一條單車徑，由市中心至大埔及大尾督，城門河亦為中國香港賽艇協會提供一個適切地點，建立總部、訓練基地，為今天成績驕人的香港划艇隊打下堅實基礎。



當時社會有很多關於馬場中央位置用途的討論。

## 馬場功能多樣化 為市民生活添色彩

沙田馬場除了為市民每週提供賽馬娛樂，在非賽馬日亦有不少慈善團體舉辦活動，讓社區夥伴及廣大市民享用馬場設施，充分體現馬場作為社區設施的功用。

在香港，能夠舉行大型活動的場所為數不多，馬場是其中一個選擇，沙田馬場大看台除了擁有超過八萬個座位、偌大的平台外，更有完備的設施。過去，不少團體及政府部門如禁毒處、東華三院、九龍樂善堂等，也曾經在馬場舉辦嘉年華會、千歲宴及步行籌款等。



在非賽馬日，馬場會讓慈善團體舉辦活動，包括九龍樂善堂在沙田馬場舉行的年度大型籌款活動。



於沙田馬場舉辦的千歲宴

### 緬懷昔日官民和諧共治

浩大的馬場和新市鎮工程項目，當中遇到不少困難，例如污水處理等，但所有參與的官員、建築師、工程師都感到興奮。

回想當年，「鍾叔」似特別懷念昔日政府、企業、民間三者之間的和諧，他說：「殖民地政府希望將他們熟悉的東西搬到香港，例如馬場、曲棍球場，但香港今天擁有的公共設施，除了食水外，包括電車、渡海小輪、煤氣、電力，都是由企業提供。」他更表示香港比戴卓爾夫人更早懂得利用企業推動社會建設。「香港是由企業打造的。政府對企業說如你們要電車，我們可提供土地，但你要自己籌建」。

### 賽馬稅款惠及社群

他說不少社區設施，例如在中區的大會堂和其他地區的會堂，也以同樣模式：政府批地，馬會提供資金興建。「馬會在香港發展擔當一個重要角色。我們只要留意周圍的重要建築物，大學和文藝表演場地、學校和醫院，都有馬會的名字。很多團體有需要發展公益教育項目，面對資金困難時，往往尋求馬會協助，他們也會幫忙」。

「鍾叔」續指，馬會透過賽馬運動帶來龐大稅收及慈善捐款，香港科技大學、香港演藝學院及本港大大小小的醫院及學校，亦是由馬會撥款興建。他更笑說自己雖然不算馬迷，但仰慕馬會：「我喜歡馬場這地方、欣賞馬會為香港所做的一切，我會做一切能為馬會做的。」



為慶祝沙田馬場25周年，於2003年10月11日舉行沙田馬場銀禧賽馬日，鍾逸傑（前排右二）向勝出馬匹馬主頒發銀禧紀念盃。



1978年10月7日，由時任香港總督麥理浩爵士（左）及時任馬會主席韋彼德（右）主持沙田馬場啓用典禮。

「鍾叔」與新界淵源可追溯至1962年，他當時擔任元朗政務專員，從此與元朗結緣，曾幫手建立地區足球隊，近年仍常回到元朗，他說這是最喜歡的地區。發展新界近年在社會引起爭議，他說當年開發沙田並未遇到抗議，政府從居民收回漁塘，作出賠償，將地方賣給地產商建樓，沙田第一城是一個成功例子。居民滿意賠償，他們交出寮屋，收回高樓大廈單位，「你可看看當年的報紙，你不會找到反對項目的報道」。

時光機器轉到2015年的香港，「鍾叔」坦言社會政治發展並不令人滿意。「我們似乎失去方向，正在嘗試重新開始。過去政府做過一些不太明智的決定，令我們發展失去勢頭，現在需要一段長時間重建發展勢頭」。

### 對港仍具信心 關心社會與青年

「鍾叔」認為香港有豐富資源，應好好利用，摒棄猶疑，對未來要有信心，加快城市建設，更多發展項目，能創造更大財富。經歷過香港不少大風浪，他指出近年社會發展或許未如理想，卻毋須感到悲觀。

雖然不在其位，但鍾逸傑仍很關心社會，特別是年青人。「我們沒有對佔領運動作深入分析：發生什麼事，為何發生。近三個月期間，不少人在街上留宿抗議，it's amazing! 我們要查找原因，雖然可能會發現一些我們不願見的東西」。



鍾逸傑於1985年至1987年出任布政司，統領全港地方行政。

過去幾十年直接參與香港重大發展，今日退下權位，做旁觀者，被問到感受時，他沉思了好幾分鐘，之後沒有直接回答。「我今年88歲，我必須接受一日一日老去的事實，但我仍不斷尋找機會，參與社區工作，其中很多都與內地有關。」過去20多年，他參與「微笑行動」，到訪過70多個城市的醫院，該項目已為超過25,000個患兔唇兒童進行手術；參與「無止橋」項目，在偏遠地區阻隔不同地方的河流上修築便橋，拉近人與人距離，同時進行改善民生的項目，包括電力、水、道路等建設；「透過參與在內地的慈善工作，我更了解內地和她面對的困難，我的生命是圓滿的」。



「鍾叔」積極參與內地慈善工作，自1992年起出任微笑行動中國基金會主席。（圖片來源：微笑行動中國基金網頁）

## 後記

### 紅茶杯裏念故人

說故事、念故人。訪問未正式開始，鍾逸傑主動問起筆者有關前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逝世的消息，感慨事情在香港社會彷彿沒引起太多波瀾。他說最後一次見魯平是在珠海，知道他經常打高爾夫球，又悄悄告訴筆者所有掌管香港事務的內地官員，包括魯平、現中聯辦主任張曉明，他的上任周南、姜恩柱等，英語其實都說得十分好。

他說魯平逝世令他想起香港最後一位總督彭定康，上任後不久首次訪問北京，曾與魯平會面的歷史，該次北上也是「肥彭」任內最後一次訪京，中英關係亦因彭督推行的政改而變得緊張。「鍾叔」回望歷史，感覺是當日爭拗延續到今天，分別只是當日英國淡出，今天卻變成中港矛盾，或者關鍵仍是缺乏了解……

訪問期間，我們問「鍾叔」要喝點甚麼，他望望茶几上的清水，說：「水就很好。」我們再問：「真的不需要咖啡或茶？」「鍾叔」想一想，點頭說：「茶也好，就茶吧，English Breakfast Tea。」看，這位「鍾叔」其實還是很英式的。



訪問現場片段，請瀏覽：

